





(四) 游

據各報京市中山先生死後，國民黨人仿列寧的辦法，把他的屍首用了防腐劑，裝在玻璃棺材內，留傳後世，這大概也算是數中山先生永遠不朽的意思，其實我以為這種辦法，倒大可不必，倘有「三不朽」者，何必立功立言，從來沒有說什麼「立體」的，「難道中山先生的『德』，『功』，『言』都無不朽的價值，所以還要仰仗這個皮囊嗎？」主張這種辦法的人，也真是太不識中山先生了。

(平君)

曼普魯戲院、近電影戲外、加演法蘭西之舞、在隔窗之跳臺、本院主人蓋深所歡迎、滬人近者嗜之、院主大為喜諸華人之入理者也、舞式頗多、全用西者凡一日印度舞、路城舞、均爲當時所不經見、印度舞、舞者三男二女、作時別裝、男扮黑鬚金衣、狀如印度之富家、女無上不良、皆於台上、圍形糾絳、私處胸三角形之處、肌膚全露、盡而裸之矣、每段歌一曲乃徐徐就起、先一人獨舞、次二人合舞、後女體靈活動作、較捷能使全體局動、作、而優其熟曉時而連其下、僞足令觀者踴躍狂喊、誠觀也、蓋欲使男女二人台上佈酒樓京男飾、下流之勞

（八）京原酬會。翁意  
（九）。宿草已青青。吟山  
（十）塵。熱毒難相就。頭孤墳  
本月十九日截止收件二十一日止  
姑嶺路延慶里四十三號轉（條例）  
附告 第三四期謎底約于下期

(和太)

金銀寶飾鋪潰人門切物。舖主金戈成皮掛銀爲號去，令其民畏。其衣而去，蓋金一掛袋中儲有銀錢五十元，故頗識番佛十尊爲之受其欺。初四日之夜，商家相例，咸有接財神之舉，正泰綢緞號，正大啟鋪門，高懸明燈以迎財神，而越趙武夫三五輩，遂如財神之代表，結伴而入，肆中人和順失態，幸其夥呂所長已馳至接洽，若輩始藉口索飲茶湯而去，并未發生意外，然慮受困不受災。

東北三門外，均有船隻，裝運南獲之勝利品，輾數多寡不定，故城外搶劫尤甚，至有米粟食品，俱爲搜括者，亦有劫至十餘次者。若城內之劫，既係無稽，則所驚者，

可恨者，潰兵所劫得之品，往往歸於取擄，至中途即隨意給與途人，如協和銅銀鋪中劫得之白銅手爐，僅值潰兵之脂品，即紙錢皮表等，亦果以潰兵。若戰勝之銅銀其重貨，沿途分給出賣，其甚他人之匪也如是。

潰兵所得之物，雖經其新貨，即公然出賣，有甲甲其值，賤購之幸爲潰兵勒去大銀幣十元，正好古便宜者，可引爲倖也。潰兵到瀏河後，即紛紛掠去土產，自乘汽車者，有非行者，而票票之勝利品，迨抵大場時，盡爲本軍抄去，總辦陳、黃雀在行，其甚然然，竊料潰兵苟有此行，當深悔其何苦爲人作嫁，而徒博聲名也。

(雙十)

幼學云：「參、商二星，倏出倏不相見，定謂，惟其所云之『二明星』，即攝後辰之參宿，每七夕一相逢，」蓋最近牛女，命途可謂多舛矣。據記者所見，所發現之明星，幾於無節不逢，無時弗得，聞于余曰：余可，屬於陽者曰運動明星，屬於陰者曰電影明星，前者好動，若流星，後者光耀如電影，且常名震四野，由是，或足以電影明星，何獨盡有自由，參、商亦斷數載之心曲，從事算學，罕達自力之領域，從事占說，

## 息

越人種類有白面而居者聞太陽系  
星極顯赫大陰系、當兩星間太陽系  
輻輳現於天空東北方、在極端者、吾人  
姓名之曰太史、在較近者、諸名之曰  
亞東、皆吾人成備體地球環行  
何君星相、因而自較者有之、並  
有迷信之徒、遇見此等星、目爲星  
火之兆、據天文家推測、即使木星  
與地球相撞、亦無重大損失、究然以  
來相相撞、固難輕信參半、未能認爲

由思已教授、亦特別影象、則呂君已  
知士介紹在電影公司充當生角  
呂君前以電影外漢之資格、而夢

□

日。小女迷金窟，（稱曰）性喜。桂芳處子，金將同往，往往觀影戲角，余爲之，遂隨伊行，不謂是爲鴛也，伊入門，訪商員王，過境相見，立而語，覺印曰：汝來此，就阿三，作整楚笑曰：大抵女來者，不外三大目的，（一）欲得身則，（二）願與余結交，（三）擬與余求婚，汝來此，殆求婚乎，吾視汝臉，崎乃嬌尤美，伊急曰：不，不

黃浦水

蘇東坡文章經濟，海內宗仰，而其格  
威之學，則世鮮知之。故中廢物類相  
或志。爲南宋謝枋所升元人  
錄全，冊保開翻未刻，知先生於  
磁石之相與研，研究極深也。其言曰：  
鐵石引針，琥珀吸芥，蟹膏投漆，漆  
化爲水，皂角入灶，焚薪使氣，火燒  
衣灰，可藏針。製藥入土，水土不侵，消石  
去油，乾脂相與，成火，能細孔充  
槌子飽軟，甘蜜攪臘入，燈心不燬。  
用糊塗板棧板好，瓜得隔水能解。栗  
子殼覆者，豬肝炒椒皮自脫，醋粉和  
木蟹黃酸，芽菜煎鹽不苦而甜，生  
水樹牙痛而清。石灰可以破磁器，  
草蜜可以法青蠟。夏月熱湯入井或  
冰白，浸洗疥癩，虫蟻不食，如雞蹠  
礮以、油殺諸蟲，獨養家雞。鵝

掩節碎錢  
橘過冬  
肥皂兒全  
刺寒暄絕  
敗血散  
麥，鰓如  
正止痛醋  
作發，梗  
鴉九粒  
鴉生，蟹  
心感矣日  
能如斯  
也，非今  
能起東坡

## (六)

蟲不投 五月五日收蟻蟻能治瘡疾，說到這裏  
又治牛兒疳，香柚椒煎服，則入水不  
沉 睡津液燥則當空煎服，為服過  
小瀉，小青梅過小瀉黃，蠶過小瀉則  
無絲，蜀葵過小瀉則白，乳香久留能  
生舍利，松根久則生茯苓，橘樹不  
宜根杷杷不宜黃，羊角能碎碎牙  
人髮，人鬚，含利，銀杏能醉人，胡  
菓藥事。

樓所編  
梅十餘  
四光繪  
亞·光  
高天樓

輯○無○內○有○瘡○陷○等○明  
恨○篇○糗○裝○一○厚○冊○封○  
圖○並○有○一○守○版○插○圖○兩○  
將○葉○二○分○寄○至○○紹○  
一○收○立○即○原○寄○奉○

化、乃  
女士  
碧紗  
四五  
艇、指  
向之  
升、與  
女士  
兩、飛  
刺時  
可則

化乃隨波而逝，衝霧而去，轉瞬之信步湖濱，以紓憤懣，是日  
女士衣玄瑤琅璃紗衫，薄如蟬翼，潔比雪膩，以退紅小背心爲襯，  
碧紗透朱，不減張麗，桂宮霓裳也，乃借登瓜皮、菱遊水鄉，時  
四五艘舟，方衝激盪而上，湖上遊艇，奚止數十百艘，獨屋宇  
艇楫爲神仙，凡手所至，則開舟亦爭赴，河環繞，固不去，奇而  
詞之，則罵舟者若予校之役，慢也，酒相與周旋，取得櫻桃露  
舟，與女士共笑之，能不辨其爲優伶爲唇也？  
女士於吟詠之外，兼工刺繡，以類拔萃，愛翻花樣，嘗爲予繡以  
湖、畫梅一枝，玉蕊橫橫，以磁砂玫瑰、珊瑚、白玉、五色繡之，  
刺時女士嫌太寂寂，擬用一方印押角，詢予曰：清言兩字何如，  
可則扶君是，爲我補筆，蓋此時予方臥病耳，近旬日矣，猶就  
書畔之，手腕戰戰，大類蠅蚓，予欲棄之重書，而女士堅弗從，  
亂以語曰：我嘗爲明輩繪詩畫，畫幀有作兩白鷺，青蓮花者，  
約日路路清麗，今擬爲君刺一白鷺，以木芙蓉代水芙蓉，取

之怪則見之  
所目見之  
該公司有  
事當爲  
則甚淺陋  
揚比較  
則以幼者  
之女演戲  
之也演戲  
作軟語，  
蕩氣之流，  
小得發生  
掛出市上  
該「姊妹  
持戲藝，

.....蘭 半 影.....

黃道  
辟祝

上面立端正了，看他們手攜着手，足足有七八分吃驚（笑分）張子傑坐下來，手打得到劈拍的響，厲聲喝道：「床上的張三，還不跪在我面前，聽我一桶冷水，這恐怕，我恐怕你，大體大樣，不肯下跪，你幹的什麼勾當？你，你好好的跪着聽話，否則放你性命。」張三、張二，你那夜在衙門上，十分害怕。（十分）便顧不得其時，十分害怕下。

2

第一回 問道人曉悟俗官傳 方公  
鮑芬的娘，曉得是楊醫生  
來了，蹣跚身離牀，走到樓  
梯旁，苦着帶哭的說道：「半  
夜三更，驚勞台駕，實在抱  
歉得很，楊醫生道：『不要緊  
，不要緊，我剛從四馬路王  
道，是伯，

心忠厚

有序  
(聯雨)

魚到時，至其義闕也，並世論界  
師詩，應未諒，不憚三百篇之言  
威嚴併詩一絕來持

中國吳敬城

幸有鴻黃浦水，合陰秀觀昭十。

學  
(陸士詩)

挑明碎錢，柚香蟹不紅，燈合菜不酸  
商賈心只爲己，吳中身只爲吳，吳中

又

之怪劇一則、竊以爲不足在戲子  
所目見之怪劇、茲特以引伸之  
該公司之女演員三、最長者、度其年  
則當逾花信、次者約一九、最幼者  
則當僅逾二年初也、而放浪善嬌、  
揚、比較的前次爲上、而放浪善嬌、  
則以幼者爲最、(按此即杜桐君所云  
之女演員也、禁樹君謂其伯弟、未必  
也)嗚呼其所謂「哥」之男演員、  
作軟語、或竟坐其膝上、效四里路山  
之流、一小時一、一小時一、一動一  
動、這些話都是師兄  
小得發發生我的、日、子適以事  
該「姊妹花」正與一「哥」演員、互  
持戲謔、吃吃笑不絕、聞車至、乃

狗報合造謠之外、無他長技、不佞戲  
以瘋狗之名、可謂愜當已極、諸君不  
觀乎鎖城廂戰迄今已逾半月、狗狂  
不任狂吠、而於此次大戰之中心點  
毫無諱可辯、本報訪司員之篇幅  
不佞狂、吾之光陰、與狗論理、殊不  
無謂、諸狗未盡、吾之罪也、吾今後  
最後之訓詞、爾擬狗其甚者、

(續六二號本報)

瘋狗 (屠狗客)

演員二、亦稱一笑、且語以金言、  
句云「口語爲風、語時媚眼橫波、  
惜惡情出、已以風馳雨掣而行、不能  
飾顏色相爲恨恨、」(小戲君)

(二) (吳門程酸庵著)

婆子  
在閣  
若再  
心下  
一骨

(七) (續前)

裏娘姑叫我們，說大小姐胡部喊痛，我便立刻起來。見他雙睛緊閉，話都不能說了，後來我再三高聲喊道：「方姑點下點頭，他……」說到這裏，忙拉了楊醫生和鏡芬來臨牀邊上，說道楊先生你瞧牀上是什麼病？鏡芬睜眼一看，道天然是牛生癲！但是什麼癲？鏡芬一凝神道：這大概是急風，但是什麼？——祇好急救我把脈再說。鏡芬的娘道真作怪，剛剛如一的娘道，又轉了，剛剛如一兩禮拜，病症又轉了，楊醫生道：你且莫躁，等我仔細診察他脈息，說着仲手過去握住鏡芬的手腕，鏡芬丟起臉來，嬌聲渾圓道：但是我知覺終不至於全失，覺得有人捏我的肘，仲手一指，表不顏色，鏡芬的娘插嘴道阿四呀：我請楊先生來給你看看，好好的讀幾本按脈可以早點痊癒。